

品味书法

——关于《黑老虎集：中国碑帖之美》

胡竹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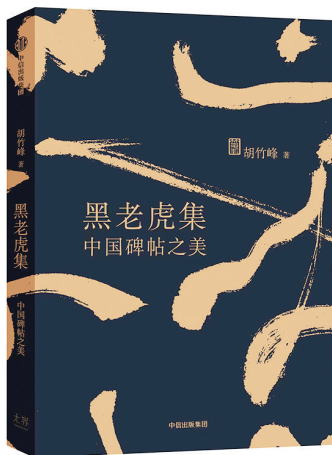
是老民国家谱，族人生卒姓名不必说，书前家训大好，说伦常、修身、齐家、尊师、择友、立志、求学、积德、克己、慎言、处世、信用、恤贫，还有量入为出、慎饮食、毋自欺、勿自满、勿欺诈、勿闹意见、戒色、戒赌、戒奢侈、戒聪明、凡事须留余地……可谓字字珠玑，人情世故通透如琉璃。戒嗜好一条中，列出好古三珍：一为书画，明清不足，必求宋元，人称纸老虎。二则碑帖，唐宋不足，必求秦汉，是为黑老虎。三是铜器，秦汉不足，必求商周，可谓铜老虎。

古人视碑帖拓片为珍宝，金贵如虎，因用黑墨取白字，乌漆漆一团，俗称黑老虎。黑老虎的名字一听到就喜欢，说不尽月黑之夜，一只老虎，缓步草木间，风冷清清吹过，或许自有几声虎啸青山，神采奕奕，气度不凡。鸟叫虫鸣猿啼马嘶犬吠猪哼，只有老虎或啸或吼，所谓虎啸夜林动，虎啸月生海，虎吼声如雷，到底百兽之王。

古代制兵符调兵遣将，用的是虎形令牌，以青铜或黄金制作，铸成两半，各执一边。披甲用兵时，派人执右符至军中，与左符相合，方可行事。

虎乃威猛之兽，风是震动之气。古人说同类相感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童年读过的小说，书上发起狂风，乱树后扑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老虎来。老虎又饿又渴，两爪略略按地，和身往上一扑，半空掙将下来。那好汉叫声“啊呀”，从青石上翻将下来，拿哨棒在手里，闪到一边，惊得酒化作冷汗出了。书外人也一惊，惊喜。心情已经中年，没有了惊喜，连惊讶惊奇惊慌惊心惊呼惊觉也没有了。

小说心境慢慢淡了，得闲读点碑帖。昏昏灯火，草草杯盘，一场盛大的夜宴，我看见二王父子的裹鲈、橘、梨，怀素的鱼、苦笋，杨凝式的韭花。其中人情，绵延千百年，其中书道也绵延千百年。书法有书，书法有法，书法无书，书法无法。书法之书，一笔既出，驷马难追；书法之法，一丝不挂，行云流水。



《黑老虎集：中国碑帖之美》
胡竹峰 著
中信出版社2022年5月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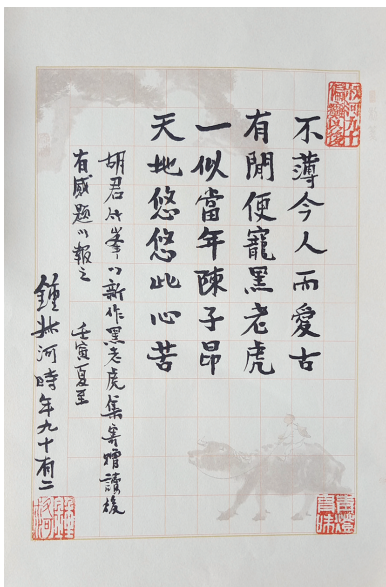
碑帖里有一片中国，中国文章，中国人情，中国物理，中国山水，都是中国往事。黑老虎踞守纸上，静若处子或动如脱兔，有辟邪意味。好书法佳且吉兮，祥光蔼蔼，哪怕是墓志，哪怕是祭稿，哪怕是手札，哪怕是题跋，皆有辟邪意味。不是钟馗之辟邪，不是门神之辟邪，不是桃木之辟邪，不是刀剑之辟邪，不是符印、八卦、太极图之辟邪，更不是鸱鸢、鸡犬之辟邪。殷商人以鸱鸢为神鸟，玉器、石器、陶器、铜器上常有精美的鸱形。宋人李石《续博物志》说，学道之士居山，宜养白犬白鸡，可以辟邪。乡居时，邻家养过一群白鸡，唯犬首是瞻，终日尾随其后，还有白鹅白鸭。

春光正好，捧起新茶，杯中芽叶起伏沉浮。门前的山，浅绿浓绿嫩绿干燥的绿湿润的绿交错着，桃红灼灼点点，微风吹来几阵清香。后山松林有白鹭筑窝，早晚离山回巢，玉屑四溅，声过几座山冈。蓝天白云下，倚树捧一册黑老虎，线装的晚清旧物，黄纸黑底白字，有楷书，刚似铁线，媚若银钩，有行书，徘徊俯仰，容与风流。光影照过，偶有花瓣飘落，纸页多了一阵芬芳。

夏天，麦子熟了，杜鹃在空中鸣啼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，散散淡淡翻开一本黑老虎。有时，从午后一直看到日暮，不知不觉，星月漫天。暑热难熬，读黑老虎清凉。

秋冬肃穆，读黑老虎壮怀。寒意中喝杯红茶，温壶黄酒。窗外的乔木，落叶成泥，敞头淋着冬天的风，木然立在山林中。屋檐下，木椅两把，方桌一张，茶杯几只，碑帖数卷。

存过一虎形玉佩，受水银沁，通体几近黑色，人谓之黑漆古，微微透出赭红，光照之下依稀银星闪烁。先秦不知名匠人的手艺真好，黑漆漆的玉虎，圆润流美，温文沉实，张口龇牙，臣字目，如意头形耳，虎身阴刻卷云纹，尾巴曲着，像是历史典籍里一张精美的书页，



读《黑老虎集》有感 恒叔河 作

两千年隐秘的时光凝结其中。

过去的时间毕竟走远了，多少人事随大江东去，风卷残云，不留一丝痕迹。陈旧漫漶的碑帖纸帛留着往日岁月，仿佛镀金的镂空灯台，昨夜的烛油璀璨而寂静，锈迹一般美丽。

有幸经手过眼一些碑帖与古物，前人气息未曾走样，最是一抹旧味迷人。风雨泥泞的夜路，看见荒村人家一盏灯火，虽不能登堂入室歇息安卧，柴门避雨，偶得片刻的安宁也好。纸窗或明或暗，人影或浓或淡，浮现出鲜活的气韵，一窗古典秀逸，像诗词又像散曲。

写字的时光真慢。瓦房外，蝉鸣不绝。两只山蛙正缓缓爬上屋后斜坡，一个失足闪身跌落下来，亮出白白的肚皮。蜻蜓飞累了，停在芒秆上，迎风微动，羡煞了窗后人。我在案头一笔笔描红，童年心性，按捺不住顽劣，心常常跑出屋外，这一走再也没能回来，至今字如蛇行。

那本老旧的碑帖真好看，一百多年的皮纸，旧气迷人醉心，外祖母用来夹鞋底，我用课本换下来，晨昏看看，一时入迷，沉进了字里风情。碑帖的点画构成以及字与字连绵动感产生出的线条有大美。对书法的兴趣，是对线条的沉迷，摹状的线，写意的线。摹状中有写意，写意中有摹状，书帖如此，碑刻也如此。

几多旧年碑帖，一见神往，别后牵挂，再读长叹，所谓金石永年，笔墨永年。陈旧的碑帖蠹鱼噬痕，一卷微茫的阑珊，真惹人惦记，苦雨凄风浇不灭也吹不灭瓦屋纸窗后摇红的烛影。斯文奉天承运，字字有天意，如天成。

中国书画相较中国文章，更矫饰不得。一笔落纸，情在笔墨之外；三笔两画，味在若有若无之间。书画是当头棒喝，类似于禅宗的顿悟。醍醐灌顶，其有力处，仿

佛刀斧劈柴，手起刀落，一分为二，比破竹还要快。

汉朝人喜欢画壁，土砖石墙上不少盛大张扬的神话传说、历史故事以及山川风物。唐人风流俊逸，才有书画的曹衣出水、吴带当风。宋朝人讲究格物论理。所谓格物，就是对事物用非常认真的方法分析研究，找出构成事物的道理。宋画里即便街上房屋窗内的人儿，也眉眼清楚。元明人追求闲适，高山流水听松卧云，画了太多的大幅山水。书法也是如此，所谓法取晋唐，书随时代。

见过不少碑帖，以小见大，盈尺间气息饱满，有一己面目，更有一个充满圆足的生命，让人生出无限想象，尤其是看真迹。以少少许胜多多许，这里有为艺的自尊与自信。一方一寸，却是宇宙万千，如带核的诗，有青橄榄之味，回甘袅丝，小中能见大，弦外有余音，平中寓曲，拙里藏奇，耐人寻味，旧色中曾经的心神情绪如日月星辰。

书法难寻，一方旧年庭台年久失修，院墙荒芜，好在碑帖还在。不必说久远的一本本《兰亭序》，不必说《韭花帖》，亦不必说苏东坡的小笺，不必说董其昌题联，哪怕是金农的诗稿，板桥的条幅，也精光四射，散发出旧日清香。古人纷纷醒来，坐我对面：王羲之敞开袍子袒腹而坐，神清气爽。颜真卿蟒袍宽幅，面色凝重。米元章身材峭拔，双目冷峻。苏东坡意态悠闲，步履沉着。王宠风流蕴藉，纵情山水。郑板桥喝了酒，怪里怪气作他的六分半书。何绍基悬肘握笔，像李广猿臂弯弓。

小时候没能深入碑帖，至今立不起一支毛笔，未入古人手腕。写出了几十本文稿，终究触不到字里的温厚淡雅的风韵，书香是有了，墨香始终渺不可寻。艺之道，要天分，要勤奋，还要天地钟灵造化，书法尤其如此。寒窗昏暗无数个日夜，燃尽了油灯，熬弯了腰身，笔墨漫漶，或许还点不亮长长的心路。偶遇心仪的碑帖，浏览低回，不免以手临之以心摹之。

我非书家，不懂书道，好读碑帖，不过引古人之精神，接通我心我眼，心有所寄，眼有所安。此身此心，与艺为徒，与古为徒。偶有心得录为文字，借前人酒杯装新酒，用来浇胸中块垒而已，故重直觉，兼述其他。文章得来不易，借秘境方才作得，此番心相，不足与外人道也。

碑帖之美，无非十字：

尖，厉，冷，幽，玄，动，静，空，雅，正。

文章之美，也无非此十字。

旧年喜欢尖，厉，冷，幽，玄，如今最好动，静，空，雅，正。

正最难。正是为人为艺的巅峰啊。

